



# 重看民國人物

從 張 愛 玲 到 杜 月 笙

蔡登山著

# 重看民國人物

從 張 愛 玲 到 杜 月 笙

蔡登山著

重看民國人物：從張愛玲到杜月笙 / 蔡登山著. --一版. -

- 臺北市：獨立作家，2014.09

面；公分. -- (Do歷史；PC0400)

BOD版

ISBN 978-986-5729-33-2 (平裝)

1. 傳記 2. 作家 3. 中國

782.18

103016499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 目次

張愛玲「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與其他作家交注初探	0
張愛玲「夢魘」——讀《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札記	0
難忘兩代情——訪宋以朗談張愛玲及《小團圓》	0
從一篇佚文看蘇青與姜貴的一段情	0
附：我與蘇青／姜貴	0
口述歷史不可盡信——從胡適給許世英的信說起	0
胡適與涂芬	0
從《無所不談》看晚年的林語堂	1
許壽裳在臺灣(一九四六—一九四八)——讀許壽裳日記、書信	1
從「現代」派作家走向政論家的杜衡	1
永遠的「文藝鬥士」——張道藩	1
從作家到臺大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	1
翻譯家黎烈文教授	1
	7
	8
	6
	3
	5
	2
	3
	0
	1
	1
	9
	6
	1
	9
	6
	0
	5
	1
	2
	5

吳稚暉與章太炎何以成死對頭？	1
江東才子楊雲史坎坷一生	1
張大千在藝壇文友間	0
林庚白和《子樓隨筆》	2
沈葦窗與《大人》雜誌	2
陸丹林和《當代人物誌》	2
日本名醫眼中的民國人物	2
我編《上海大亨杜月笙》	3
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高伯雨	4
陸澹庵力捧名旦綠牡丹	4
汪希文及其岳父江孔殷（霞公）二三事	5
《睢陽五老圖》的被奪及最後流向	2
也談王蒙《青卞隱居圖》——對陳定山的質疑	7
創下許多「第一」的性學專家——姚靈犀其人其書	8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和他的回憶錄	1

# 重看民國人物

從 張 愛 玲 到 杜 月 笙

蔡登山著



## 目次

張愛玲「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與其他作家交注初探	0	0	5
張愛玲夢魘——讀《張愛玲給我的信件》札記	0	3	2
難忘兩代情——訪宋以朗談張愛玲及《小團圓》	0	5	1
從一篇佚文看蘇青與姜貴的一段情	0	6	0
附：我與蘇青／姜貴	0	6	9
口述歷史不可盡信——從胡適給許世英的信說起	0	8	1
胡適與涂芬	0	9	6
從《無所不談》看晚年的林語堂	1	1	1
許壽裳在臺灣(一九四六—一九四八)——讀許壽裳日記、書信	1	3	0
從「現代」派作家走向政論家的杜衡	1	5	2
永遠的「文藝鬥士」——張道藩	1	6	3
從作家到臺大文學院院長的錢歌川	1	7	0
翻譯家黎烈文教授	1	7	8



吳稚暉與章太炎何以成死對頭？	1
江東才子楊雲史坎坷一生	8
張大千在藝壇文友間	9
林庚白和《子樓隨筆》	0
沈葦窗與《大人》雜誌	2
陸丹林和《當代人物誌》	2
日本名醫眼中的民國人物	2
我編《上海大亨杜月笙》	3
最後一位掌故大家——高伯雨	4
陸澹庵力捧名旦綠牡丹	4
汪希文及其岳父江孔殷（霞公）二三事	5
《睢陽五老圖》的被奪及最後流向	6
也談王蒙《青卞隱居圖》——對陳定山的質疑	7
創下許多「第一」的性學專家——姚靈犀其人其書	8
民國奇人李晉（組紳）和他的回憶錄	1

# 張愛玲「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 與其他作家交往初探

## 前言

一九四三年春天，張愛玲透過母親黃逸梵娘家的親戚，也是園藝家黃岳淵的介紹，帶著兩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去拜訪《紫羅蘭》雜誌的主編周瘦鵑。周瘦鵑讀後「深喜之」，決定馬上在剛復刊一個月的《紫羅蘭》第二期（五月號）刊出，然因篇幅所限，「兩爐香」分五期，到同年九月刊完。雖然在這之前張愛玲已開始賣文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紀》英文月刊，賣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羅蘭》順利邁出第一步，對張愛玲而言，不啻是極大的鼓舞。從此張愛玲的作品像開了閘的水，源源不斷地發表在上海的主要雜誌上。在兩年的時間內，她發表短、中篇小說共十七篇，約二十六萬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約十五萬字。分別刊登於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新中國報》（社長袁殊）系統的《雜誌》月刊、女作家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編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國報》副刊「學藝」、胡蘭成創辦的《苦竹》月刊、周

黎庵主編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南京創刊，後來編輯部移到上海的《新東方》月刊。張愛玲快速地「占領」了上海灘幾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雜誌，她成為名噪一時的女作家。

而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張愛玲以「梁京」的筆名在《亦報》連載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邊寫邊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八個月後，張愛玲的另一中篇小說《小艾》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亦報》連載，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完。不同於《十八春》的邊寫邊登，這次則是她全部寫好，再逐日刊登。同年七月，張愛玲持香港大學批准的申請復學證明，從廣州坐車經深圳赴香港，她離開上海、離開通俗刊物、離開小報，也離開她的「傳奇」故事。

張愛玲在「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的時光裡，其實她和其他作家的交往，並不活絡，這跟她的孤僻個性有關。她和這些作家的關係，大都由於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說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雖然後來和柯靈、蘇青等人，有進一步的交往，但較之有些作家人際網絡，張愛玲顯得十分單薄。因之在這時期張愛玲的文章中，除了〈我與蘇青〉一文外，還找不出其他懷友的篇章。唯在最近出版的《小團圓》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陳跡殘影，雖然《小團圓》不是自傳，而是小說，但其中真實的成分還是很大。加上與她有過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陳述，筆者試圖梳理張愛玲在這段期間與其他作家間的互動，甚至想進一步瞭解她和一些作家後來凶終隙末的原因。但由於資料的蒐集，無法完整；觸及的層面，無法全面。名為「初探」，正是有待補闕，並求教於方家也。至於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交往關係，談論者已經很多，故不在此論文之列。

## 張愛玲與周瘦鵑

張愛玲的初識周瘦鵑，由於周瘦鵑的識珠，造就了現代文學的一顆巨星的冉冉升起。這會面的過程，周瘦鵑寫了〈寫在《紫羅蘭》前頭〉所謂「編者的話」，連同張愛玲的〈沉香屑——第一爐香〉一同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紫羅蘭》復刊第二期上，其中寫的當為實情。張愛玲的《小團圓》中，有寫到「湯孤鶯」這個人，明眼人會猜得到他是周瘦鵑。《小團圓》是在兩人會面的三四年後寫的，並非實錄，而有著張愛玲的愛憎成分在裡面。

藏書家謝其章在文章中說：「《小團圓》真實的成分遠遠多於虛構，某些細節對不上，想來也是張愛玲的誤記（或存心誤記），畢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國一個人寫回憶，誰也幫不上她。」謝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鵑這些事是既對得上人也對得上事還對得上細節的。他說：「張愛玲但凡對某人沒好感，這個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既使周瘦鵑前輩亦未能倖免。《小團圓》寫到周瘦鵑不足五百字，其中還夾有這樣的話：『湯孤鶯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著個薄黑殼子假髮。』當著禿子不說光，這起碼的人情，張愛玲亦不領，還不必說周瘦鵑是最早稱讚她的編輯。……『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這也許就是張只給了《紫羅蘭》雜誌一部稿子的緣故，張愛玲是敏感的。」

張愛玲是敏感的，沒錯。但她後來在《小團圓》中說周瘦鵑「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則有失公道的。這其中是另有隱情的，據王羽在她的《張愛玲傳》<sup>2</sup>中認為，周瘦鵑在續登〈沉香屑：第二爐香〉時，初登文壇又才

<sup>1</sup> 謝其章〈可憐一部《小團圓》〉，斷盡幾多蕩子腸，收入《書房之一角》，謝其章著，二〇一〇年四月，臺灣秀威出版。

<sup>2</sup> 《張愛玲傳》，王羽著，二〇〇九年十月，上海文化出版。

情噴湧的張愛玲，曾要求周瘦鵬在一期把該小說刊完，而周瘦鵬卻捨不得一次刊畢，以致雙方產生芥蒂，年輕氣盛的張愛玲從此不再為《紫羅蘭》撰稿了，而找到了柯靈接編的《萬象》雜誌了。周瘦鵬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紫羅蘭》第五期（寫在《紫羅蘭》前頭）中說：「張愛玲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爐香已燒完了，得到了讀者很多的好評。本期又燒上了第二爐香，寫香港一位英國籍的大學教授，因娶了一個不解性教育的年青妻子而演出的一段悲哀故事，敘述與描寫的技巧，仍保持她的獨特的風格。張女士因為要出單行本，本來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實在太長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但這第二爐香燒完之後，可沒有第三爐香了；我真有些捨不得一次燒完它，何妨留一半兒下來，讓那沉香屑慢慢的化為灰燼，讓大家慢慢的多領略些幽香呢。」是可得到證明的。周瘦鵬是太喜歡張愛玲的文字的，兩爐香共分五期刊登，做為主編的他是有點商業考量的，但與當時「成名要早」的張愛玲想每篇一次刊完，是立場不一的。或許因為這緣故，張愛玲對最早提攜他的文壇前輩周瘦鵬是不領情，而有些揶揄的。

## 張愛玲與秦瘦鷗

張愛玲發表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古今》半月刊的〈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一文極稱讚秦瘦鷗的《秋海棠》，她說：「《秋海棠》一劇風靡了全上海，不能不歸功於故事裡京戲氣氛的濃。……《秋海棠》裡最動人的一句話是京戲的唱詞，而京戲又是引用的鼓兒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爛熟的口頭禪，可是經落魄的秋海棠這麼一回味，憑空添上了無限的蒼涼感慨。中國人向來喜歡引經據典。美麗的，精闢的斷句，兩千年前的老笑話，混在日常談吐裡自由使用著。這些看不見的纖維，組成了我們活生生的過去。傳統的本身

增強了力量，因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與局面上。」其實在更早的《二十世紀》第四卷第六期（一九四三年六月）張愛玲就以英文寫了〈Still Alive〉談到《秋海棠》話劇的演出，張愛玲說：「還從來沒有一齣戲像《秋海棠》那樣激動了死水一潭的上海灘，這是一齣帶有感傷情調的情節劇，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來一直在卡爾登大戲院上演。大多數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觀看這齣劇，以致能背誦臺詞，知道演員要說些什麼。一個藝名為秋海棠的京劇旦角明星的悲慘隕滅，使那些意志堅強的人也為之一掬同情之淚。這個劇的演出成功招來了一大批模仿者。一時上海同時上演描寫京劇明星私生活和幕後風流艷事的戲劇不下六個之多……」。<sup>3</sup>

秦瘦鷗的《秋海棠》小說，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在周瘦鷗主編的《申報·春秋》上連載，引起相當轟動。一九四二年七月，金城圖書公司馬上發行單行本。同年十二月，由秦瘦鷗與顧仲彝改編為話劇劇本，由費穆、黃佐臨等導演，石揮、喬奇、沈敏、英子、張伐、穆宏、白文等合演的話劇，在上海連演四個半月一百五十餘場，竟打破話劇界從來未有的賣座紀錄。石揮就是因演《秋海棠》成功而紅出來的，並在一九四三年奪得「話劇皇帝」的桂冠。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張善琨的華影公司出品，由馬徐維邦編導，李麗華、呂玉堃合演的電影《秋海棠》，也相繼推出，賣座又打破了紀錄。

雖然秦瘦鷗也在《風雨談》、《天地》等雜誌寫文章，與柳雨生、蘇青等人也很熟稔，但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他和張愛玲有實際的交往。但是張愛玲蠻喜歡《秋海棠》，確是事實。據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大上海報》柳浪的〈張愛玲與潘柳黛〉文中說：「《古今》、《天地》等七家雜誌編輯，將與名演員在元宵節義演《秋海棠》於『蘭心』。女作家張愛玲、潘柳黛亦參加演出，張飾羅湘綺，未知能否勝任；潘飾一老娼子，則頗為適

<sup>3</sup> 中文譯文引自《被冷落的繆斯》（Unwelcome Muse）——中國淪陷區文學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耿德華（Edward M. Gunn）著，張泉譯。二〇〇六年八月，新星出版。

當。」<sup>4</sup>，不知是否屬實。除此而外，學者水晶更指出張愛玲的小說《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相當程度受到《秋海棠》的影響。（《秋海棠》中父女相依為命的艱苦生活，為時十八載，與《十八春》的數字更是巧合。）<sup>5</sup>

## 張愛玲與柯靈、平襟亞

張愛玲與柯靈及平襟亞的交往，起源於張愛玲投稿於《萬象》雜誌。《萬象》創刊於一九四一年七月，由陳蝶衣擔任主編。當時主編與發行人（中央書店的老闆平襟亞）合作之初，曾有過君子協定，主編得分享經濟利益。當雜誌的銷售越佳，雙方的矛盾也就尖銳起來。最後，陳蝶衣拂袖而去，急得平襟亞到處託人推薦編輯高手，唐大郎說：「何不請柯靈出山，進行！」於是平襟亞就找到了柯靈。柯靈是一九四三年五月開始接編《萬象》的。據柯靈說同年七月的一天，「張愛玲穿著絲質碎花旗袍，色澤淡雅，也就是當時上海小姐普通的裝束；肋下夾著一個報紙包，說有一篇稿子要給我看看，那就是隨後發表在《萬象》上的小說《心經》，還附有她手繪的插圖。」（《遙寄張愛玲》）。但據平襟亞的回憶：「記得一年前吧，那時我還不認識這位女作家，有一天下午，她獨自捧了一束原稿到『萬象書屋』來看我，意思間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薦給編者柯靈先生，當然我沒有使她失望。第一篇好像是《心經》，在我們《萬象》上登了出來。往後又好像登過她幾篇。」<sup>6</sup>學者蕭進認為張愛玲

<sup>4</sup> 見蕭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二〇〇九年六月，華東師大出版。

<sup>5</sup> 見《張愛玲與秋海棠》一文，收入《桂冠與荷葉》，水晶著，一九九〇年八月，臺北九歌出版。

<sup>6</sup> 秋翁《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鈔》，《海報》，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

是先認識平襟亞，平襟亞對張愛玲亦有好感，就直接負責張愛玲的稿約和稿費事件，兩人接觸頻繁，這也是後來兩人因稿費問題而鬧翻，但沒有影響到她與柯靈之間的友誼的原因。柯靈在一九八四年寫的〈遙寄張愛玲〉也肯定地說：「但有一點確切無誤，我和張愛玲接觸不多，但彼此一直懷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從〈遙寄張愛玲〉觀之，後來張愛玲和柯靈還多所交往：一九四四年六月，柯靈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張愛玲與胡蘭成去柯靈家存問並留言，張愛玲並請胡蘭成找日軍要求釋放柯靈。同年秋，張愛玲將《傾城之戀》改編為舞臺劇本，柯靈提供了不少意見，又為之居間奔走，將她引薦給大中劇團的主持人周劍雲（戰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頭之一）。《傾城之戀》在新光大戲院公演後，大獲成功，張愛玲為了答謝柯靈，送了他一段寶藍色的綢袍料。柯靈拿來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顯眼，導演桑弧看見了，用上海話取笑說：「赤刮刺新的末。」但在經過數十年後的《小團圓》中，柯靈以「荀樺」的面目出現，不只讓讀者「震了一震」，簡直不敢相信。謝其章說：「柯靈略去不談罷，雖然他的名篇〈遙寄張愛玲〉情辭並茂，感動了萬千張愛玲迷，可是《小團圓》裏這七個字『漢奸妻，人人可戲』，一下子使得這位文壇長者的仁厚面罩戴不住了，《小團圓》此處真該以『小說家言』視之，不然，本來悲觀的世界就更加悲觀了。張愛玲說『荀樺有點山羊臉』，我正好看到一張柯晚年的照片，覺得張愛玲看人準，落筆就準。」<sup>8</sup>而學者高全之也說：「柯靈是否曾在電車上非禮張愛玲，難予求證，也沒有必要考察，重點在作者藉此說明『漢奸妻，人人可戲』的蠻橫惡劣，並且提出『忘恩負義』的批斷。除非有人能夠提供柯靈曾經激怒張愛玲的其他事證，我們目前只能猜測祖師奶奶曾經過目柯靈那篇強不知以為知的〈遙寄張愛玲〉。」<sup>9</sup>

<sup>7</sup> 蕭道《張愛玲與〈萬象〉矛盾的歷史考察》，收入蕭道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二〇〇九年六月，華東師大出版。

<sup>8</sup> 同註一。

<sup>9</sup> 高全之《懺悔與虛實——〈小團圓〉的一種讀法》，《現代中文學刊》，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平襟亞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文中回憶說：「她寫信給我的本旨，似乎要我替她出版一冊單行本短篇小說集。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她。」一九四三年八月《雜誌》的〈文化報導〉欄，有這樣的預告：「張愛玲之《香港傳奇》短篇小說集，將由中央書店出版。」柯靈在〈遙寄張愛玲〉中也回憶說：「不久我接到她的來信，據說平襟亞願意給她出一本小說集，承她信賴，向我徵詢意見。」柯靈給張愛玲寄了一份中央書店的書目，中央書店當時是靠「一折八扣」起家的，言下之意，是要她婉謝垂青。而平襟亞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海報》上，以「秋翁」之名，發表〈張愛玲之創作〉談到：「……繼以〈心經〉一稿投《萬象》，同時投函及予，曾數次約談，且以未刊稿三篇及已刊小說七篇，要求予代出單行本，復以紙貴如金箔，未成議。予將〈傾城之戀〉及另一篇長稿，退還愛玲，留下〈琉璃瓦〉一篇，備《萬象》登載。」<sup>10</sup>《萬象》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月刊出〈心經〉（一）、（二），十一月刊出〈琉璃瓦〉；一九四四年一月起則刊登連載小說《連環套》，至六月連載六期就「腰斬」了。同年八月十五日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改由《雜誌》月刊社出版，大受歡迎，出版四天就再版，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八月十八、十九日平襟亞在《海報》上發表〈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認為張愛玲寫《連環套》時，多拿《萬象》一千元而不予供稿。學者蕭進認為稿費事件發生在五月份，而平襟亞直到八月份才提出，顯係因見到張愛玲的小說集大賣，一筆到手的生意泡了湯，因此遷怒於張愛玲，於是只有藉助一千元灰鈿事件來做文章，不僅在小報上大罵張愛玲「生意眼」、「市儈」，還把張愛玲給他的私人信件公之於眾，譏諷張愛玲所謂的「貴族身份」，實在有失風範！<sup>11</sup>

<sup>10</sup> 引自《張愛玲傳》，王羽著，二〇〇九年十月，上海文化出版。  
<sup>11</sup> 同註七。